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一九三四年



冰  
心  
作  
品  
集

# 1934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# 目 录

1934 年

新年试笔 ..... (2)

相片 ..... (4)

1934 年

---

## 新年试笔

新年试笔。

因为是“试”笔，所以要拿起笔来再说。

拿起笔来仍是无话可话；许多时候不说了，话也涩，笔也涩，连这时扫在窗上的枯枝也作出“涩——涩”的声音。

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，湖水，海水，清凉的，碧绿的，蔚蓝的，迎头洒来，泼来，冲来，洗出一个新鲜，活泼的我。

这十万斛的水，不但洗净了我，也洗净了宇宙间山川人物。——如同太初洪水之后，有只雪白的鸽子，衔着嫩绿的叶子，在响晴的天空中飞翔。

大地上处处都是光明，看不见一丝云影。山上没有一棵被吹断的树，没有一片焦黄的叶；一眼望去是参天的松柏，树下随意的乱生着紫罗兰，雏菊，蒲公英。松径中，石缝中，飞溅着急流的泉水。

江河里也看不见黄泥，也不飘浮着烂纸和瓜皮；

只有朝霭下的轻烟，濛濛的笼罩着这浩浩的流水。江河两旁是沃野千里，阡陌纵横，整齐的灰瓦的农舍，家家开着后窗，男耕女织，歌声相闻。

城市像个花园，大树的浓阴护着杂花。整洁的道路上，看不见一个狂的男人，妖的女人，和污秽的孩子。上学的，上工的，个个挺着胸走，容光焕光，用着掩不住的微笑，互相招呼，似乎人人都彼此认识。

黄昏时从一座一座的建筑物里，涌出无数老的，少的，村的，俏的人来。一天结实的有成绩的工作，在他们脸上，映射出无限的快慰和满足。回家去，家家温暖的灯光下，有着可口的晚餐，亲爱的谈话。

蓝天隐去，星光渐生，孩子们都已在温软的床上，大开的窗户之下，在梦中向天微笑。

而在书室里，廊上，花下，水边都有一对或一对以上的人儿，在低低的或兴高采烈的谈着他们的过去，现在，将来所留恋，计划，企望的一切。

平凡人的笔下，只能抽出这平凡的希望。

然而这平凡的希望——

洪水，这迎头冲来的十万斛的洪水，何时才来到呢？

## 相 片

施女士来到中国，整整的二十八年了。这二十八年的光阴，似乎很飘忽，很模糊，又似乎很沉重，很清晰。她的故乡——新英格兰——在她心里，只是一堆机械的叠影，地道，摩天阁，鸽子笼似的屋子，在电车里对着镜子抹鼻子的女人，使她多接触一回便多一分的厌恶。六年一次休假的回国，在她是个痛苦，是个悲哀。故旧一次一次的凋零，而亲友家里的新的分子，一次一次的加多，新生的孩子，新结婚的侄儿，甥女，带来的他们的伴侣，举止是那样的佻达，谈吐是那样的无忌。而最使施女士难堪的，是这些年轻人，对于他们在海外服务，六载一归来的长辈，竟然没有丝毫的尊敬，体恤。他们只是敷衍，只是忽略，甚至于嘲笑，厌恶。这时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，在那里有一座古城，古城里一条偏僻的胡同，胡同里一所小房子。门外是苍古雄大的城墙，门口几棵很大的柳树，门内是小院子，几株丁香，

一架蔷薇，蔷薇架后是廊子，廊子后面是几间小屋子，里面有墙炉，有书架，有古玩，有字画……而使这一切都生动，都温甜，都充满着“家”的气息的，是在这房子有和自己相守十年的，幽娴贞静的淑贞。

初到中国时候的施女士，只有二十五岁，季候是夏末秋初。中国北方的初秋天气，是充满着阳光，充满着电，使人欢悦，飘扬，而兴奋。这时施女士常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，淡黄色的头发，微微晕红着的椭圆形的脸上，常常带着天使般的含愁的微笑。她的职务是在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教授琴歌，住在校园东角的一座小楼上。那座小楼里住的尽是西国女教员，施女士是其中最年轻，最温柔，最美丽的一个，曾引动了全校学生的爱慕。中学生的感情，永远是腼腆，是隐藏，是深挚。尤其是女学生，对于先生们的崇拜敬爱，是永远不敢也不肯形之于言笑笔墨的。施女士住的是楼下，往往在夜里，她在写家书，或改卷子，隐隐会看见窗外有人影躲闪着，偷看她垂头的姿态。有时墙上爬山虎的叶子，会簌簌的响着，是有细白的臂儿在攀动，甚至于她听得有轻微的叹息。施女士只微微的抬头，凄然的一笑，用笔管挑开她额前的散发，忙忙的又低下头去做她的工作。

不但是在校内，校外也有许多爱慕施女士的人。在许多学生的心目里，毕牧师无疑的是施女士将来

的丈夫。他是如此的年轻，躯干挺直，唇角永远浮着含情的微笑。每星期日自讲坛上下来，一定是挟着圣经，站在琴旁，等着施女士一同出去。在小楼的台阶上，也常常有毕牧师坐立的背影。时间是过了三年，毕牧师例假回国，他从海外重来时，已同着一位年轻活泼的牧师夫人。学生们的幻像，渐渐的消灭了下去，施女士的玫瑰色的衣服，和毕牧师的背影，也不再掩映于校园的红花绿叶之间。光阴是一串骆驼似的，用着笨重的脚步，慢慢地拖踏了过去，施女士浅黄色的头发，渐渐的转成灰白。小楼中陆续的又来了几个年轻活泼的女教员，作了学生们崇拜敬爱的对象。施女士已移居在校外的一条小胡同里，在那里，她养着一只小狗，种着些花，闲时逛隆福寺，厂甸，不时的用很低的价钱，买了一两件古董，回来摆在书桌上，墙炉上，自己看着，赏玩着，向来访的学生们朋友们夸示着。春日坐在花下，冬夜坐守墙炉，自己觉得心情是一池死水般的，又静寂，又狭小，又绝望，似乎这一生便这样的完结了。

淑贞，一朵柳花似的，飘坠进她情感的园地里，是在一年的夏天。淑贞的父亲王先生，是前清的一个秀才，曾做过某衙门的笔帖式，三十年来，因着朋友的介绍，王先生便以教外国人官话为业，第二个学生便是施女士。施女士觉得王先生比别个官话先生都

文雅，都清高。除了授课之外，王先生很少说些不相干的应酬话，接收束修的信封的时候，神气总是很腴腆，很不自然，似乎是万分无奈。年时节序，王先生也有时送给她王太太自己绣的扇袋之类，上面绣的是王太太自己做的诗句。谈起话来施女士才知道王太太也是一个名门闺秀，而且他们膝下，只有一个女儿。

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天，王先生告了十天的假，十天以后回来，王先生的神情极其萧索，脸上似乎也苍老了许多。说起告假的情由来，是在十天之中，王太太由肺病转剧而去世，而且是已经葬了，三岁的女儿淑贞，暂时寄养在姥姥家里。

自那时起，王先生似乎是更沉默更忧闷了，幽灵似的，连说话的声音都轻得像吹过枯叶的秋风。施女士觉得很挂虑，很怜惜他，常常从谈话中想鼓舞起王先生的意兴，而王先生总仍然是很衰颓，只无力的报以客气的惨笑。十年前的一个夏天，王先生也以猝然中暑而逝世。

从王先生的邻里那里得到王先生猝然病故的消息，施女士立刻跟着来人赶到王家去，这是她第一次进王家门，院子中间一个大金鱼缸，几尾小小的金鱼在水草隙里穿游。鱼缸四围摆着几盆夹竹桃。墙根下

几竿竹子，竹下开着几丛野茉莉。进了北屋，揭开竹帘鸦雀无声，这一间似乎是书屋，壁架上堆着满满的书，稀疏的挂几幅字画，西边门上，挂着一幅布帘，施女士又跟着来人轻轻的进去，一眼便看见王先生的遗体，卧在炕上，身上盖着一床单被，脸上也蒙着一张白纸，炕沿上一个白发老太太，穿着白夏布长衣，双眼红肿，看见施女士，便站了起来。经了来人的介绍，施女士认识了王先生的岳母黄老太太，黄老太太又拉起了炕头上伏着的一个幽咽的小姑娘，说：“这是淑贞。”这个瘦小的，苍白的，柳花似的小女儿，在第一次相见里，衬着这清绝惨绝的环境和心境，便引起了施女士的无限的爱怜。

王先生除了书籍字画之外，一无所有，一切后事，都是施女士备办的。葬过了王先生，施女士又交给黄老太太一些钱，作为淑贞的生活费和学费，黄老太太一定不肯接受，只说等到过不去的时候，再来说。过了两三个月，施女士不放心，打听了几个人，都说是黄家孩子很多，淑贞并不曾得到怎样周到的爱护，于是在一个圣诞的前夜，施女士便把淑贞接到自己的家里来。

窗外微月的光，轻轻的盖着积雪。时间已过夜半，那些唱圣诞喜歌的学生们，还未曾来到。窗口立

着的几条红烛，已将燃尽，潜潜的落下了等待的热泪。炉火的微光里，淑贞默然的坐在施女士的椅旁，怯生的苍白的脸，没有一点倦容，两粒黑珠似的大眼，嵌在瘦小的脸上，更显得大的神秘而凄凉。施女士轻轻的握着淑贞的不退缩也无热力的小手，想引她说话，却不知从哪里说起。从微晕的光中，一切都模糊的时候，她觉得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子，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诗，王太太的一缕绣线，东方的一片贞女石，古中华的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的静默……

十年以来，在施女士身边的淑贞好像一条平流的小溪，平静得看不到流动的痕迹，听不到流动的声音，闻不到流动的气息。淑贞身材依然很瘦小，面色依然很苍白，不见她痛哭，更没有狂欢。她总是羞愁的微笑着，轻微的问答着，悄蹑的行动着。在学校里她是第一个好学生，是师友们夸爱的对象，而她却没有一个知己的小友，也不喜爱小女孩们所喜爱的东西。

“这是王先生的清高，和王太太的贞静所凝合的一个结晶！”施女士常常的这样想，这样的人格，在跳荡喧哗的西方女儿里是找不到的。她是幽静，不是淡漠，是安详，不是孤冷，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，淑

贞的床前的蹀躞，是甜柔的，无声的，无微不至的。无论那时睁开眼，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笑的脸，从书上抬了起来。“这天使的慰安！”施女士总想表示她热烈的爱感，而看着那苍白羞怯的他顾的脸，一种惭愧的心情，把要说的热烈的话，又压了回去。

淑贞来的第二年，黄老太太便死去，施女士带着她去看了一趟，送了葬，从此淑贞除了到学校和礼拜堂以外，足迹不出家门。清明时节，施女士也带她去拜扫王先生和王太太的坟，放上花朵，两个人都落了泪。归途中施女士紧紧的握着淑贞的手，觉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畸零的人，一腔热柔的母爱之情，不知不觉的都倾泻在淑贞身上。从此旅行也不常去，朋友的交往也淡了好些，对于古董的收集也不热心了。只有淑贞一朵柳花，一片云影似的追随着自己，施女士心里便有万分的慰安和满足。有时也想倘若淑贞嫁了呢？……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终身大事，幻想着淑贞手里抱着一个玉雪可爱的婴孩，何尝不是一幅最美丽，最清洁，最甜柔的图画；而不知怎样，对于这幻像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怖！……“倘若淑贞嫁了呢？”一种孤寂之感，冷然的四面袭来，施女士抚着额前的白发，起了寒战，连忙用凄然的牵强的微笑，将这不祥的思想挥麾开去。

人人都夸赞施女士对于淑贞的教养，在施女士手里调理了十年，淑贞并不曾沾上半点西方的气息。洋服永远没有上过身，是不必说的了，除了在不懂汉语的朋友面前，施女士对淑贞也不曾说过半句英语。偶然也有中学里的男生，到家里来赴茶会，淑贞只依旧腼腆的静默的坐在施女士身边，不加入他们的游戏和谈笑，偶然起来传递着糖果，也只低眉垂目的，轻声细气的。这青年人的欢乐的集会，对于淑贞却只是拘束，只是不安。这更引起了施女士的怜惜，轻易也便不勉强她去和男子周旋。偶然也有中国的老太太们提到淑贞应该有婆家了，或是有男生们直接的向施女士表示对于淑贞的爱慕，而施女士总是爱傲的微笑着，婉转的辞绝了去。

淑贞十八岁毕业了中学，这年又是施女士回国的例假，从前曾有一次是把淑贞寄在朋友家里，独自回去了的，这次施女士却决定把淑贞带了回去，一来叫淑贞看看世界，二来是减少自己的孤寂；和淑贞一说，出乎意外的，淑贞的苍白脸上，发了光辉，说：“妈妈！只要是跟着你，我哪里都愿意去的！”施女士爱怜的抚着淑贞的臂说，“谢谢你！我想你一定喜欢看看我生长之地，你若是真喜欢美国呢，也许我就送你入美国的大学……”

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，淑贞和施女士又相依为命的住下了。围绕着这座老屋，是一片大青草地，和许多老橡树。那时也正是夏末秋初，橡叶红得光艳迎人，树下微微的有着潮湿的清味，这屋子是施女士的父亲施老牧师的旧宅，很宽大的木床，高背的椅子，很厚的地毯，高高的书架，磊着满满的书，书屋里似乎还遗留着烟斗的气味。甬道高大得似乎起着回音，两旁壁上都挂着圣经故事的金框的图画。窗户上都垂着深色的窗帘，屋里不到黄昏，四面便起了黯然的色影。施女士带着淑贞四围周视；书屋墙炉前的红绒软椅，是每夜施老牧师看书查经的坐处；客厅角落里一张核桃木的小书桌子，是施老太太每日写信记帐的地方，楼上东边一个小屋子，是施女士的寝室，墙上还挂着施女士儿时的几张照片；三层楼顶的小屋，是施女士的哥哥雅各儿时的寝室……这老屋本来是雅各先生夫妇住着的，今年春天，雅各先生也逝世了，雅各夫人和她的儿子搬到邻近的新盖的小屋子去，这老屋本来要出卖，施女士写信回来，请她留着，说是自己预备带着淑贞，再过一年在故国的重温旧梦的最后的光阴。

这老屋里不常有来访的客人，除了和施女士到

礼拜堂去作礼拜外，淑贞只在家里念点书，弹点琴，作点活计，也不常出门。有时施女士出去在教堂的集会里，演讲中国的事情，淑贞总是跟了去，讲后也总有人来和施女士和淑贞握手。问着中国的种种问题，淑贞只腼腆含糊的答应两句，她的幽静的态度，引起许多人的爱怜。因此有些老太太有时也来找淑贞谈谈话，送她些日用琐碎的东西。

每星期日的晚餐，雅各太太和她的儿子彼得总是到老屋里来聚会。雅各太太是个瘦小的妇人，身材很高，满脸皱纹，却搽着很厚的粉，说起话来，没有完结，常常使施女士觉得厌倦。彼得是个红发跳荡的孩子，二十二岁的人，在淑贞看来，还很孩子气。进门来就没有一刻安静。头一次见面便叫着淑贞的名字，说：“你是我姑姑的中国女儿呀，我们应该做很好的朋友才是！”说着就一阵痴笑，施女士看见淑贞局促的样子，便微微的笑说：“彼得你安静些，别吓着我的小女儿！”一面又对淑贞说，“这是我们美国人亲密的表示，我们对于亲密的友人，总不称呼‘先生’‘小姐’的，你也只叫他彼得好了。”淑贞脸红一笑。

淑贞的静默，使彼得觉得无趣，每星期日晚餐后，总是借题先走，然后施女士和雅各太太断断续续的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谈着老话。淑贞听得倦了，有时站起倚窗外望，街灯下走着碧眼黄发的行人，晚风送

来飘忽的异乡的语言，心中觉得乱乱的，起着说不出的凄感……

有一天夜里，雅各太太临走的时候，忽然笑对淑贞说，“下星期晚你可有机会说中国话了。我发现了这里的神学院里有个李牧师，和他的儿子天锡，在那里研究神学。我已约定了他们下星期晚同来吃晚饭。我希望这能使你喜欢。”淑贞抬起头来看着施女士，施女士便说，“我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，也看见了他们几次。李牧师真是个慈和的老人，天锡也极其安静稳重，我想我们应当常常招待他们，省得他们在外国怪寂寞的。”淑贞答应着。

这星期晚，施女士和淑贞预备了一桌中国饭，摆好匙箸，点起红烛，施女士便自去换了一身中国的衣服，带上玉镯子，又叫淑贞听见门铃，便去开门，好叫李牧师父子进门来第一句便听见乡音。淑贞笑着答应了，心里也觉得高兴。

门铃响了，淑贞似乎有点心跳，连忙站起出去时，冲进门来的却是彼得，后面是雅各太太，同着一个清癯苍白的黑发的中年人。彼得一把拉住淑贞说：“这是李牧师，你们见见！”又从李牧师身后拉过一个青年人说，“这是李天锡先生，这是王小姐，我们的

淑贞。”李牧师满面笑容的和淑贞握手，连连的说：“同乡，同乡，我们真巧，在此地会见！”天锡只默然的鞠了一躬，施女士也出来接着，大家都进入客室。

席上热闹极了，李牧师和施女士极亲热的谈着国内国外布道的状况，雅各太太也热烈的参加讨论。彼得筷上的排骨，总是满桌打滚，夹不到嘴，不住的笑着嚷着。淑贞微笑的给他指导。天锡却一声不响的吃着饭，人问话时，才回答一两句，声音却极清朗，态度也温蔼，安详。雅各太太笑对李牧师说，“我真佩服你们中国人的教育，你看天锡和淑贞都是这样的安静，大方，不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坐不住的神气，你看彼得！”彼得正夹住一个炸肉球，颤巍巍的要往嘴里送，一抬头，筷子一松，肉球又滑走了，彼得哈哈的大笑了起来，大家也随着笑了一阵。

饭后散坐着，喝着咖啡，淑贞和天锡仍是默坐一旁，听着三个中年人的谈话。彼得坐了一会儿，便打起呵欠，站了起来说，“妈妈，你要是再谈下去，我可要走了，我明天还上课呢！”雅各太太回头笑了，说，“你又急了，听个戏看个电影的你都不困，这会儿回去你也不一定睡觉！”一面说一面却也站了起来。天锡欠着身，两手按着椅旁，看着李牧师，说，“爸爸，我们也该走了罢？”施女士赶紧说，“不忙，时间还早呢，你父亲还要看看我父亲收藏的关于宗教

的书呢！”彼得也笑着，拿起帽子，说，“别叫我搅散了你们的畅谈，你们再坐一坐罢。”一面便上前扶着雅各太太，和众人握手道别出去。

施女士送走了他们母子，转身回来，在客室门口便站住，点头笑对李牧师说，“您跟我到书房来罢，我父亲的藏书，差不多都在那边。——淑贞，你也招待招待天锡，如今都在国外，别尽着守中国的老规矩，大家不言不语的！”李牧师笑着走了出来，淑贞和天锡欠了欠身。

两个人转身对着坐下。因着天锡的静默和拘谨，淑贞倒不腴腆了，一面问着天锡何时来美？住居何处？一面在微晕的灯光下，注视着这异国的故乡的少年：一头黑发，不加油水的整齐的向后拢着，宽宽的前额，直直的鼻子，有神的秀长的双眼，小小的嘴儿，唇角上翘，带点女孩子的妩媚。一身青呢衣服，黑领带，黑鞋子，衬出淡黄色发光的脸，使得这屋子中间，忽然充满了东方的气息。

天锡笑着问：“王小姐到此好些日子了罢，常出去玩玩么？”淑贞微微的吁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去，说，“不，我不常出去，除了到到礼拜堂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里的人和在中国的那些美国人仿佛不一样，我一见着他们心里就局促的慌……”淑贞说着自己也奇怪，如何对这陌生的少年，说这许多话。

天锡默然一会，说，“这也许是中外人性格不同的缘故，我也觉得这样，我呢，有时连礼拜堂里都不高兴去！”淑贞抬头问，“我想礼拜堂里倒用不着说话，您为什么……”一面心里想，“这个牧师的儿子……”

天锡忽然站了起来，在灯下徘徊着，过了一会，便过来站在淑贞椅旁，站的太近了，淑贞忽然觉得有些畏缩。天锡两手插在裤袋里，发光的双眼，注视着淑贞，说，“王小姐，不要怪我交浅言深，我进门来不到五分钟，就知道您是和我一样……什么都一样，我在这里总觉得孤寂，可是这话连对我父亲都没说过。”淑贞抬头凝然的看着。

天锡接了下去：“我的祖父是个进士，晚年很潦倒，以教读为生，后来教了些外国人，帮忙他们编中文字典。我父亲因和祖父的外国朋友认识，才进了教会神学，受洗入教，我自己也是个教会学校的产品，可是我从小跟着祖父还读过许多旧书，很喜爱关于美术的学问。去年教会里送我父亲到这里入神学，也给我相当的津贴，叫我也在神学里听讲。我自己却想学些美术的功课，因着条件的限制，我只能课外自己去求友，去看书。——他们当然想叫我也做牧师，找却不欢喜这穿道袍上讲坛的生活！其实要表现万全的爱，造化的神功，美术的导引，又何尝不是一条光

明的大路，然而……人们却不如此想法！

“到礼拜堂去，给些小演讲，事后照例有人们围过来，要从我二十年小小的经历上，追问出四千年古国的种种问题，这总使我气咽，使我恐惶。更使我不自在的，有些人们总以为基督教传入以前，中国是没有文化的。在神学里承他们称我为‘模范中国青年’，我真是受宠若惊。在有些自华返国的教育家，在各处作兴学募捐的演讲之后，常常叫我到台上去，介绍我给会众，似乎说，‘这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中国青年，你看！’这不是像耍猴的艺人，介绍他们练过的猴子给观众一样么？我敢说，倘然我有一丝一毫的可取的地方，也决不是这般人训练出来的！”

淑贞的畏缩全然消失了，只觉着椅前站着一个小高的身影，这影儿大到笼罩着自己的灵魂，透不出气息。看着双颊烧红，目光如炬的太兴奋了的天锡，自己眼里忽然流转着清泪，这泪，是同情？是怜惜？是乡愁？自己也说不出。为着不愿意使这泪落下，淑贞就仍旧勉强微笑的抬起头看着。

天锡换了一口气，又说，“真的，还有时候教会里开会欢送到华布道的人，行者起立致词，凄恻激昂，送者也表示着万分的钦服与怜悯，似乎这些行者都是谪逐放流，充军到蛮荒瘴疠之地似的！……国外布道是个牺牲，我也承认，不过外国人在中国，比中

国人在外国是舒服多了，至少是物质方面，您说是不是？”淑贞点了点头，又微微的笑着，整了整衣服，站了起来，温柔的说：“说的也是，不过从我看来，人家的起意总是不坏，有些事情，也是我们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弱国人，自己先气馁，心怯，甚至于对人家的好意，也有时生出不正常的反感，倘或能平心静气呢，静默的接受着这些刺激，带到故国去，也许能鼓励我们做出一点事情，使将来的青年人，在国际的接触上，能够因着光荣的祖国，而都做个心理健全的人，……您说呢？”

天锡坐了下去，从胸袋里掏出手绢来，擦着自己额上的汗，脸上的红潮渐退，眼光又恢复了宁静与温和，他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欠身坐着，幽幽的说，“对不起您，王小姐，我没想到第一次见您，便说出这些兴奋的孩气的话！总而言之，我是寂寞，我是怀念着祖父的故乡。今天晚上看见您，我似乎觉得有一尊‘中国’，活跃的供养在我的面前，我只对着中国的化身，倾吐出我心中的烦闷，无意中也许搅乱了您心中的安平，我希望您能原谅，饶恕我。”这青年人说到这里脸上又罩上一层红晕，便不再往下说。

淑贞也不由的脸红了，低头摩弄着椅上的花纹，说，“就是我今晚也说了太多的话。真的，从我父亲死去以后，我总觉得没有人能在静默中了解我……

今晚上……也许是异国听见到乡音……我……”淑贞越说越接不下去了，便轻轻的停住。——屋里是久久的沉默。

淑贞抬起头来时，天锡的脸上更沉静了，刚才的兴奋，已不留下丝毫的痕迹，微笑的说，“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国外的光阴，来游历，来读书，——我总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泼与勇敢，他们会享受，会寻乐，他们有团体的种种健全的生活，我很少看见美国青年有像我们这般忧郁多感的。我在艺术学院和神学院里也认识许多各国的青年人，其中也有小姐们，我们都很说得来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，他们常聚在一起研究讨论，或是远足旅行，我有时也加入，觉得很有意思。王小姐，您也应当加入他们的团体，来活泼您的天机。我父亲也常同我们一起去，我想施女士一定会赞成的。”

淑贞的眼光中漾出了感谢与欢喜，连忙说，“谢谢你的邀请，我想明年进入大学，也想在离家之先，同这里青年人有些接触，免得骤然加入她们的团体时，感觉得不惯。”

天锡问：“您想进哪一个大学？”淑贞说，“还说不定呢，明年施女士也许回到中国去，也许不回去。这些日子没听见她提起，我也没有问。她若回去呢，我想我当然也是跟着去，不过……现在……我还是想

在这里入大学……”

门开了，施女士先进来，后面是李牧师，臂间夹着几本很厚的书。施女士笑对天锡说，“我们检着书，说着话，就忘了时候，你们没有等急了罢？”天锡站了起来，笑着说，“我们谈着上学的事情，也谈得很起劲，简直是忘了时候。”李牧师拿起帽子，说，“现在我们真是该走了！施女士，打搅了您这一晚，谢谢您的饭和您的书，希望我们以后仍常有见面的机会。”施女士也笑着和他们父子握手，说，“你们以后只管常来，淑贞在这里也闷得慌，有个同乡来谈谈也好！”淑贞站在一旁，红着脸笑着。天锡从父亲手里接过几本书来，跟在父亲后面，一同鞠了躬退走了出来，施女士和淑贞都送到门口。

施女士和淑贞在客厅里收拾着茶具，施女士一面微微的打着呵欠，说，“你看李牧师和他的儿子不是极可爱的人么？天锡真是中国的绅士，一点也不轻浮，你和他谈得还好罢？”淑贞正端起茶盘来，抬头看着施女士，略微一迟疑，又红了脸，只轻轻的答应了一声，便低着头托着茶盘走了出去。

时间已是春初，施女士和淑贞到美国又整整半年了。这半年中，老屋里的一切，仍是没有什么改变，除了李牧师父子和雅各太太母子，常常来往，也有一两次他们六个人一齐加入青年团体的野餐会。此外，就

是淑贞似乎到了发育时期了，施女士心里想，肌肉丰满了许多，双颊也红润了，最看得出的是深而大的双眼里漾着流动的光辉，言笑也自如了，虽是和李牧师父子有时仍守着中国女孩儿的矜持，而对于彼得，就常常有说有笑的了。施女士心里觉着有一种异样的慰安。以前的淑贞是太沉默了，年轻的人是应当活泼的，……活泼的灵魂投入了淑贞窈窕的躯体，就使得淑贞异样的动人！……倘若……施女士不再往下想了，手按着前额，忏悔似的站了起来，呆望着窗外的残雪。

故乡的天气，似乎不适宜于她近来的身体了，施女士春来常常觉得不舒服。一冬的大雪，在初春阳光之下，与嫩绿一同翻上来的是一种潮湿的气味，厚重的帘幕，也似乎更低垂了。施女士懒懒的倚坐在床上，听着淑贞在楼下甬道里拂拭着家具，轻快的行动着，微讴着；又听着邮差按铃，淑贞开门的声音。过了一会淑贞捧着早餐的盘子，轻盈的走了进来，一面端过小矮几来，安放在床上，一面扶起施女士，坐好了，又替她拍松了枕头，笑着拈起盘子里的一个信封，说，“妈妈您看，这是上次我们出去野餐的时候，照的相片，……里头有一张是小李先生在我不留心的时候拍上的，您看我的样子多傻！”说着把餐具移放在矮几上，转身又端着空盘子出去。

施女士懒懒的拿起相片来看，一共是八张，有雅各太太母子，有李牧师父子，有淑贞和他们一块儿照的，也有青年团体许多人照的，看到最末一张，施女士忽然的呆住了！

背景是一棵大橡树，老干上满缀着繁碎的嫩芽，下面是青草地，淑贞正俯着身子，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，卷着袖，是个猛抬头的样子，满脸的娇羞，满脸的笑，惊喜的笑，含情的笑，眼波流动，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，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！

一阵轻微的战栗，施女士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无名的强烈的激感，不是惊讶，不是忿急，不是悲哀……她紧紧的捏住这一张相片……

上次的野餐，自己是病着，原想叫淑贞也不去，在家里陪着自己，又怕打断了大家的兴头，猜想淑贞也是不肯去的，在人前虚让了一句，不料她略一沉吟，望了望拿着帽子站在门口的李天锡，便欢然的答应着随着大家走了……

她呆呆的望着这张相片，看不见了相片上的淑贞，相片上却掩映的浮起了毕牧师的含情的唇角，王先生忧郁的脸，一座古城，一片城墙，一个小院，一架蔷薇，……手指一松，相片落了下来，施女士眼里忽然满了清泪。

门轻轻的开了，淑贞又轻盈的托着咖啡盘子进来，放在床旁的小桌上，便笑着在屋里随便的收拾着。施女士一声不响的看着她：身上是白绸的薄衫子，因着上楼的急促，丰满的胸口，微微的起伏着，厚厚的微卷的短发，堆在绯红的颊旁，一转身，又呈现着丰美的背影，衬衣的花边中间，隐约的透露着粉红色的肌肤……一团春意在屋中流转……

猛抬头看见对面梳妆台上镜中的自己，蓬乱的头发，披着一件绒衫，脸色苍白，眼里似乎布着红丝，眼角聚起了皱纹……

淑贞笑着走了过来，站在床前，拈起相片来看，笑着说，“妈妈您看这些青年人不是活泼可爱么？我们还说呢，将来我们一起入学，一定……”

施女士没有答应。淑贞抬起头来，忽然敛了笑容：施女士轻轻的咬着下唇，双眼含泪的，极其萧索的呆望着窗外。淑贞往前俯着，轻轻的问，“妈妈，您想什么？”

施女士没有回头，只轻轻的拉着淑贞的手说，“孩子，我想回到中国去。”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1日《文学季刊》第3期，后收入小说集《冬儿姑娘》。）